

上海風月

上



出版說明

許嘯天(1886—1948)，名家恩，字澤齋。別號嘯天。浙江上虞人。與夫人高劍華合輯《眉語雜誌》。喜歡話劇，曾參加過《春柳社》、《春陽社》，並組織《人本戲社》等。抗戰時期，為避難，步行萬里，足迹遍江、浙、皖、贛、湘、桂各省。1939年左右返回上海。後不幸死於車禍。所著《清宮十三朝》最有影響，再版多次。

《上海風月傳》是許嘯天的代表作，也屬鴛鴦蝴蝶派作品，以「風月」為內容，主要寫二、三十年代上海社會風情。人物涉及軍官、紳士、娼妓、拆白黨等。文筆流暢，值得一讀。

民國十八年(1929)上海時還書局出版。原書三冊。現合兩冊出版。

自序

先祖鑿生公。秉鐸鄉邦。主持名教。士風翕然。崇祠名宦。見名人大辭典。先嚴竹雨公。賓贊兩浙。亦以道德文章名於時。嘯天有生悵。晚趨庭日淺。然所謂洒掃應對出告反面之教。固已童而習之。長成天性。此外如句讀之學。言立之本。莫不諄諄面命。以視今之糞土經史。囂張成習者。實已有間。徒以怙恃早失。父書莫讀。先嚴闡研經史。尤致力於說文考據之學。遺著等身。刊佈有待。廿餘年來。爲衣食所驅。習性所範。骯髒風塵。幸免汨沒。十七執教。鞭糊口四方。二十來上海。始窺繁盛。然而魑魅弄影。狐兔當道。風俗之壞。人心之險。亦以此邦爲著。涉世之初。毫釐千里。獎勵誘掖。師友是賴。此中以追隨徐（錫麟）秋（瑾）陳（英士）陶（煥卿）輩。曾一度爲革命軍馬前卒。幾以身殉。事

實詳越恨一書。繼進而鼓吹社會主義。（光緒末年從江亢虎君開社會主義研究會於張氏味菴園）爲當道所忌。又進而謀社會教育。寓促進文藝於戲劇。則與沈（仲禮）王（熙普）馬（良）王（培元）輩組織春陽劇社於滬濱。更進而求主義之實現。則立新新舞臺於歇浦。（當時任該舞臺劇本主任即今之天蟾舞臺）創模範劇坊於杭垣。（即今之第一臺自打樣至落成均始終其事）凡此所歷艱辛恐怖。纔獲萌芽。即爲攫利之徒利用而破壞之。雖一度任公會之長。（民三之秋上海六新劇坊合組公會余謬膺副長之選）終以趨向各異。狂瀾莫挽。間亦討記者生活。思以捷徑收文字之功。從手公（右任）於民立。追李公（懷霜）於天鐸。有所寓意。輒藉叢刊以宣洩之。（彼時初有月月小說報及小說月報恆以劇本說部輸之）桂萼十餘載壯志銷沉。世風吹老。昔日之所謂捷徑收功。曾無絲毫之效。而賣文生涯。且足以

葬送前途。婉轉而不可脫。金權無限。乞食吁來。爲功爲罪。笑罵由他。此何異粉墨登場。強顏爲歡。言念及此。願召普天下筆墨奴隸。同聲一哭。雖然。叢爾瀝地。巧取豪奪。利誘色囿。爲個人計。其道亦多。何以吾儕不此之務。而甘心鞠躬盡瘁於故紙堆裏者。此雖爲衣食所驅。蓋亦爲習性所範。涇渭之水。清濁自分。保此完璞。留此冷眼。吾父不得不感謝吾父垂老之教誨。與夫師友道義之獎勵。（凡此私意。吾恆與文會友生言之。以相勗勵。文會爲吾近年來所主持。以探討學術。砥勵品性。爲務。會員近千人。大都爲各省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學成自然。養若天性。入鮑室而不與同臭。探虎穴而可得虎子。非具此功養。其何以插足於羣魔交舞之上海。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晚節之誇。吾何敢決。然堪爲二重之保障者。一由於窮困之逼迫。二由於主義之迷信。過去生中。足證一二。今茲所作。固屈於孔方之權威。但亦藉以自寫虎穴之所遇。以詔告於人世。未深。

上海風月 自序

者。其亦自懺之一道歟。嗚呼上海。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一日許嘯天自序於上海星期文會

社會
小說

上海風月初集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談風月首推李公館 | 講繁華忙煞表老爺 |
| 第二回 | 脂粉叢中誇海口 | 瓊珠室裏動饞心 |
| 第三回 | 鶯鶯燕燕跳舞會 | 鬼鬼祟祟秘密窩 |
| 第四回 | 登報求婿招來急色 | 析財嫁女同去乘龍 |
| 第五回 | 妻女倚門爲餬口 | 新娘贈果暗銷魂 |
| 第六回 | 參燕行中女嫖客 | 司令部裏假秘書 |
| 第七回 | 上海風吹墮名節 | 公館兒鍾愛楊花 |
| 第八回 | 交還產氣壞老舅 | 騙軍餉樂死狂兒 |
| 第九回 | 並蓄兼收留客住 | 水營陸戰爲財忙 |

第十回

抱牌位方女矢節

通心電魏婦忘形

第十一回

鎗聲驚破鴛鴦夢

輪跡送來風月場

第十二回

真倒運大人變小的

假看相女客結男歡

第十三回

自由戀愛別開生面

秘密交際暗結同心

第十四回

冤孽巡環紳士出醜

佛光普照和尚做媒

第十五回

薄幸郎憐新棄舊

烟花女覆雨翻雲

第十六回

聽澈三更魂超孽海

傳來一紙訟在蕭牆

第十七回

託歸甯藏垢納污

施奸計借刀殺人

第十八回

徐桂芳墮入魔窟

李芸姑別營鴟巢

第十九回

徐桂芳窮途遇俠婦

卡爾登鬧市挾蕭郎

第二十回

一身冤孽隨波去

五百銀錢贖命來

第二十一回

歷劫歸來悽涼身世

孽緣償盡促窮途

第二十二回

病榻燈昏追溯往迹

喜筵客滿演說世情

第二十三回

雲雨反覆女兒手

風潮起落官宦場

第二十四回

對賣冒充總長媳

宦家女拘坐巡捕房

第二十五回

囚鸞被鳳女賊末路

憐卿惜我婢子鍾情

第二十六回

燕子窠中蕩婦得意

綁匪窟裏貞女喪魂

第二十七回

假夫妻住店說新聞

窮伉儷得財招奇禍

第二十八回

土財主遭劫

大強盜漏網

第二十九回

膩粉香脂貞男失節

披星戴月蕩婦兜風

第三十回

病榻纏綿墜歡幸拾

歡場荆棘挺險行兇

小說會

上海風月

許嘯天著

第一回 談風月首推李公館 講繁華忙煞表老爺

風清月白如此良夜。這是騷人墨客唱的老調。我們做窮措大的。住在上海地方。甚蠶塵上。度着飢驅寒迫的生涯。又值此亂世。寄身鋒鏑。固然沒有這一副閒情。別緻去領略風味。你便是要領略那滿江流的黃水滿地。捲的灰沙滿天罩的烟霧滿街擠的車馬。請問你在這極齷齪的地方。什麼地方有清風什麼地方有白月。可以給我們這班苦惱子。囚犯領略得的。老實說一句罷。我們既到了上海頭上。壓着經濟的勢力。武不能做三十六個黨文不能做拆白黨。安分守己能夠捧着一碗黃米飯。睡着一間鴿子籠。已經是我們的大幸。什麼清風什麼白月。我奉勸自己免了罷。本來上海地方最不通行的是清白兩字。你若不信。你且從你鴿子籠裏伸

出頭去望望滿地吹的是惡風滿天照的是黑月凡是從別處到上海來的人不論你是坐火車是搭輪船在將近上海的時候總看見半天裏罩着一層昏黑的烟霧再近一些總聽得半空中吹着繁雜的市聲這不但可以證明上海的風月是不清不白的并且可以代表上海的社會也是不清不白的趨奉外人的奸商高捧軍閥的紳士搬弄是非的政客狐假虎威的官僚滿街拉人的娼妓成羣結黨的流氓白晝殺人的強盜公賣公吃的鴉片傾家蕩產的賭坊藏垢納污的臺基設阱陷人的公館賣假貨的商店搭架子的學店刻薄敲詐的文人寫情誨淫的小說家裝幌子的女學生騙金錢的慈善會旅館中夜客滿等於桑間陌上戲園裏眼去眉來爲的是幽期密約雅而至於推敲詩詞可謂雅至極矣然而遍地詩攤射虎類於呼盧潔而至於佛地講經可謂潔至極矣然而糞團送

去佛會。竟成歡會。嫁女等於賣娼。離婚視如兒戲。名門世家。女兒金。便施肉體。紈袴浪蕩兒。貪色。卽棄糟糠。彼以色市。此以財誘。各求所需。交易而退。凡此種種。沒有上天。沒有沒有一處。沒有沒有一事。沒有沒有一時。沒有這還成個什麼。世界算是什麼。人類所以不談起風月。便罷。一談起風月。別處的風月。或許是清的。白的。惟有上海的風月。是不清不白的。別處的風月。也許是騷人墨客談的。獨有上海的風月。是傷心人談的。今夕。只許談風月。我且與諸君談上海的風月。

我開手便寫一家李公館裏的跳舞會。我們老住上海的人。走過新馬路。總看見一家大戶人家。洋房大門上一個白磁門燈。燈上恭恭正正寫着李公館三個字。走過他門口的人。總說這是李富山家裏。李富山是民國時候一個有名的外交家。他當過兩任交涉司。做過一任領事。又當過一任參贊。如今北京政

府器重他。把他召回國來。聽說在總統府裏當了一個重要的職官。這裏原是他的小公館。他的四姨太太住着。民國時代。風俗改變。姨太太的威風。勝過大太太十倍。因此有許多名門閨秀。祇願意做姨太太。不願意做太太。如今李公館裏這位姨太太。一般也是風頭出足。福氣享盡。李富山正在紅頭上。四姨太太也正在紅頭上。誰敢不討他的好。親眷鄰舍。走擺來總是李太太長李太太短。誰敢提一個姨字。這一天。公館裏請客開跳舞會。那大門上的電燈。點得格外精神。便是屋子裏的燈光。也照得雪亮。射在那柚木外國傢伙廣漆地板和四壁的鏡框上。發出燁燁的光彩來。真要耀得人眼花。到了靠晚七點鐘時候。便有客人來了。嗚嗚幾響。一輛紫色的汽車。飛也似的開到門口。停住。車門開處。便走出一個孫太太和他女兒雲小姐來。李太太在屋子裏望見了。便急急搶步出來。走下臺階來迎接。一見面。李太太便開口道。啊。唷。孫太太。雲小姐。

怎麼到這時候纔來。我在家裏候客候了半天。也不見一個人來。幾乎把我急死了。到底還是孫太太直爽。第一個來。他們這班人。還不知要挨到什麼時候來呢。屋子裏請坐罷。李太太說着。一手拉住孫太太的手。一手拉住雲小姐的手。走進屋子去。孫太太一邊走着。一邊說道。我在先施公司裏遇到陸家姊妹。他和俞家嫂嫂一起在四層樓買木器。說起今天你家請客。他兩人都有份的。李太太聽到這裏。接着說道。怎麼不拉他同來。我們四個人也可以先叉幾圈麻雀等客。孫太太說道。我原叫他一塊兒來的。那俞家嫂嫂說。還要到時和裏去看一隻鑽戒。很有一些時候。叫我們先走一步。李太太聽了。不覺詫異起來。說道。剛剛不多幾天。我陪他到義盛去買過一隻五個克勒的鑽戒。怎麼今天又要買鑽戒了。俞家嫂嫂真瀉意吓。孫太太聽了。便湊近李太太耳邊去。低低的說了幾句話。兩人不覺齊聲笑了起來。這時李太太已把他母女二人邀進

了一間小客房。小丫頭送上茶來。雲小姐把手套圍巾脫下來。交給小丫頭拿去。一面問李太太道。李家姆媽。三姊姊怎麼不見。李太太回說。他被蘇小姐打電話來喚去了。停一回便回來的。說着。瞥眼見雲小姐鞋尖兒一動。那鞋口上的碎鑽石閃閃雲雲的射出光來。李太太認得是那天和他一塊兒到中華皮鞋公司去定的。便說道。雲小姐。那天我和你去定的鞋子已經好了麼。說着便走近身來。兩人並肩兒坐着。雲小姐把左脚蹣起來看時。真是尖瘦玲瓏。李太太把雲小姐的脚捏在手裏。不住的稱贊道。好一雙腳樣兒。又把他鞋子脫下來。在自己脚上套着試試。李太太是裝的假大脚。脚尖上套着假套子。脚背上微微有些聳起。穿着這隻高跟皮鞋。總覺得有點不頓樣。便是要走一步。也覺脚趾酸痛。李太太一面把鞋子脫下來。一邊說道。我這雙斷命脚。這一世交給他了。眼看着高跟鞋子不能穿。脚尖沒力。跳舞也挨不上。說着。雙眉微縐。做出

怨恨的樣子來。正在這個時候。娘姨來通報說。吳家太太石家太太四小姐虞家奶奶都來了。一句話不會說完。早聽得過道上一陣尖脆說笑的聲音。李太太認得是石太太的喉嚨。笑說道。真是響嘴老鴿。一進門獨聽得他的喉嚨說着。站起身來。迎接出去。孫太太母女兩人也跟着出去。李太太問。爲什麼到這時纔來。石太太聽了。把手向吳太太處少奶奶一指。說道。我原要早來的。都是他兩人。挖了十六圈花不夠。還要添四圈。直弄到這個時候。說着。李太太早把六位女客邀到樓上去坐地。磕着瓜子兒閒談。雲小姐原和石四小姐認識的。他兩人却手拉手兒到陽臺上靜悄悄說話去了。這陽臺逕對着大門。樓下一片草地。成個圓形。兩傍兩條塞門德路環抱着。這時鳴鳴幾聲喇叭響。那進門路上。一連進來三輛汽車。頭一輛是跑車。一對少年男女坐着。那少年男子穿一身漂亮的西裝。臉上戴着避風鏡。手上套着皮手套。自己開車。並肩坐着一

個外國少女。打扮得十分嬌豔。石四小姐一看。便認識是顏少山和他夫人密昔司愛娜。雲小姐却不認識。忙推着四小姐的肩頭問他。四小姐便告訴他說。這便是顏公使第三個公子顏少山。那外國女人便是他的夫人。原是西班牙人。顏少山在比利時留學時候娶回來的。雲小姐聽了。搖着頭說道。好一個中國人。爲什麼要討外國老婆。大眼睛高鼻子。夜裏睡在橫一頭。看了豈不要害怕煞。四小姐聽了。嘆嗤一笑。伸手在他肩上打了一下。說道。虧你是個女孩兒。說出來不害臊。人家夫妻一橫頭睡兩橫頭。睡管你什麼事。再者那密昔司愛娜。雖說是外國女人。夫妻之間。却是規規矩矩的。我前幾天跟着我媽到他家去赴過茶會。見他夫妻兩人臥房分着兩間。男的到女的房裏去。先在房門上打三下。要得女的允許。纔能進去。女的要到男的房裏去。也要……四小姐說到這裏。忽聽樓下一個女人的聲音。提着嬌脆的喉嚨。連喚着密司石密司孫。